

他无意争霸天下，但他为了拯救天下苍生于水火，而成为乱世中最可怕的战士！

# 乱世猎人

7

LUANSHI  
LIEREN

龙人  
◎著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战气冲天·雄霸天下

他狩猎的不是森林里的猛兽，而是整个天下。他长刀在手，所向披靡。他傲视天下，唯我独尊。



## 乱世猎人

山野是猎场，天下同样  
但在狩猎与被猎的乱世中

也是猎场。  
生存，必须要成为强者……

龙人最得意作品

南海出版公司

# 乱世猎人

龙人◎著

7

LUANSHI  
LIEREN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战气冲天·雄霸天下

他狩猎的不是森林里的猛兽，而是整个天下。  
他长刀在手，所向披靡。他傲视天下，唯我独尊。



南海出版公司  
2015·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世猎人. 7 / 龙人著.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5.1

ISBN 978-7-5442-7351-0

I. ①乱… II. ①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7660号

LUANSHI LIEREN 7

乱世猎人 7

---

作 者 龙 人

责任编辑 张 媛 雷珊珊

装帧设计 天下装帧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 66568511(出版) 65350227(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hpublishing@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60千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351-0

定 价 28.00元

---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目 录

第九十九章 荒谷奇缘·····	1
第一百章 智斗魔门·····	16
第一百零一章 人剑双痴·····	32
第一百零二章 血腥之途·····	52
第一百零三章 假戏真演·····	81
第一百零四章 圣门神仆·····	99
第一百零五章 乱世真情·····	114
第一百零六章 以情引欲·····	129
第一百零七章 异域尊者·····	144
第一百零八章 烽火遍布·····	160
第一百零九章 魔道慈刀·····	176
第一百一十章 冰封异僧·····	191
第一百一十一章 心灵之音·····	206
第一百一十二章 帝落凡尘·····	220
第一百一十三章 异国幼主·····	237
第一百一十四章 漠外勇士·····	252

## 第九十九章 荒谷奇缘

元叶媚和元定芳不由自主地跟着绝情来到了小溪旁边，但望着缓缓流淌的溪水，不敢脱鞋。

“你不怕冷吗？”元定芳极为讶异地问道。

“冷热就如喜怒哀乐一般，只是身体和感观之中的一部分。一个人完全融入自然，就已经不再拥有身体，那只是一种精神的境界，生命的形式也便因此而多姿多彩起来。”绝情悠然道。

元叶媚和元定芳禁不住有些呆呆地望着绝情，元叶媚却想到当初蔡风说世间那几种形式的人时，那种落寞而无奈的神态，竟与此人极为相似。

元定芳却因绝情的论述极为独特，而禁不住陷入了沉思之中，她是一个极为聪慧之人，最喜欢用自己的脑子去看问题，是以，绝情的每一句话她都会用自己的脑子过滤一遍。

“对了，看定芳似乎有很多感慨，定是心事重重，却又不知是为何而烦，为何而恼呢？”绝情一转语调道。

元定芳竟异常得平静，望了望蓝天，淡漠地道：“你不觉得我出现在亳州有些不合常理吗？”

绝情并没有插话，他知道元定芳一定会继续说下去，只是微微点了点头，表示的确是有些不合常理。

“你一定认为这次是我想来凑热闹，看看斗狗，但事实上，这斗狗的项目乃是因为我而临时加上的。”元定芳淡然而伤感地道。

“此话怎讲？”绝情也有些不明所以地问道。

元叶媚突然插口道：“定芳已经决定，谁能够杀死莫折念生，她便嫁给谁，准备在今日招集一些江湖人物后宣布这一决定，让这些人将之传遍天下。”

绝情的神色刹那间变得有些怪异，漠然地盯着元定芳。

元定芳知道绝情是在询问她，禁不住黯然地点了点头，道：“莫折念生杀了我爹和我娘，身为人女，此仇不共戴天，而我一个女流之辈又不能领兵上阵，也只能以此来达成我报仇的目的。”

“你也赞成吗？”绝情缓缓地将目光移向元叶媚的脸上，问道。

元叶媚禁不住低首不语。

绝情仰天吁了口气，道：“战争本身就是残酷的，死亡也是在所难免，没有人可以改变这种弱肉强食的世界，我不能说莫折念生不该杀你爹，更不能说你该为你爹和娘报仇，可是，你不觉得这种报仇方式很傻吗？”

元定芳和元叶媚全都默然无语。

“先不说莫折念生的实力如何强大，当然不能否认有些人会为此而动心，但谁都知道自己的生命重要。要杀莫折念生，在他势盛之时，仍没有人有如此能力，而在他势弱之时，根本不用你这个条件，自然会有人杀他。再说朝廷岂会袖手不理？岂会让莫折念生得意？最着急的人不应是你这个弱质女流，而该是朝廷。你这样一宣布，就等于将自己变成了朝廷赏给功臣的礼物，而非真正的报仇。”顿了一顿，绝情又接着道，“萧宝寅和崔延伯已经出兵，这两人都是难得的大将之才，有他们出手，莫折念生就要遭殃了。你乃是皇亲贵族之家，只要莫折念生兵败，你让人提取他的人头，根本就用不着任何许诺。而若你许下诺言，就没有人会想得到，将来提着莫折念生人头的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了。定芳一直在说命运难由自己掌握，可是有些时候却完全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如此你以后能有的，只是后悔，可到时候后悔也晚矣。绝情话尽于此，定芳不听只在于你。”

元定芳定定地望着绝情，突然道：“绝情，你能帮我吗？”

绝情苦涩地笑了笑，道：“杀死莫折念生绝不是一件易事，我曾杀死过莫折大提，莫折念生定不会再若当初他父亲那般容易对付，而现在，我还有要事待办，在这几个月之中，大概也没有时间去对付莫折念生。”

“那几个月后呢？”元定芳充满期待地问道。

绝情深深地望了元定芳一眼，吸了口气，道：“若有机会，杀掉莫折念生也

无妨，但我无法保证一定便能杀死他，一句完全没有把握的承诺是不现实的，绝情也不想加之这样的承诺。”

元定芳心头一阵酸楚，幽幽地道：“我知道这的确是强人所难，莫折念生拥有千军万马，杀死他又岂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当定芳没有说什么好了。”

元叶媚知道如此说下去定会陷入尴尬之中，不由得转换话题问道：“那只灰狗是你训练出来的吗？想不到世上竟还有这种好狗。”

绝情神情中微显一丝欣慰，道：“天网本是一只野狗王，似乎早就已接受过训练，但后来却不知为什么返回荒野，其性极烈。我是在它被狼群围攻之时救下的，顺便将其驯服，这的确是一只深懂人性的好狗王。”旋即话锋一转，道：“你那只黑狗也不错嘛，我原以为这个世上再不会有比天网更好的狗了，但你那只黑狗竟与它相持不下，也是一只绝世好狗，若非我以笛音相解，只怕它们会斗个两败俱伤。”

“咦，他们是你们的人吗？”绝情突然将眼睛向山石后一斜，淡漠而充满杀机地问道。

元叶媚和元定芳吃了一惊，绝情说变就变，此刻的形象倒似是一只充满凶意的猛兽，那浓浓的杀意只让她们两人自心底发寒。

元叶媚和元定芳扭头向那块大山石后望去，却什么也没有看到。

“出来，鬼鬼祟祟的干什么！想死还不容易吗？”绝情声音极为冷厉地喝道。

元胜的身形自山石之后转了出来，却并不畏惧，向绝情行了一礼，道：“元胜见过蔡公子！”

绝情禁不住向元叶媚望了一眼，元叶媚立即训道：“我吩咐过你不要过来，你却不听，这是为何？”

元胜认真地道：“如果属下知道是蔡公子，自然不会过来，可是在属下不知对方身份之前，对小姐的安危极为挂怀。若是小姐和表小姐有什么意外的话，只怕属下回去，这颗脑袋就不够用了，是以只得冒昧跟来。小姐要怪，属下自也无可奈何，更何况，此刻已是下午，若再不回去，只怕天黑了，长乐王府定会大乱一场，我不得不过来提醒一下小姐。”

元叶媚的神色微变，元定芳却插口道：“这位乃是绝情公子，而非蔡公子。好了，你先退出去吧，我们很快就会跟来。”



元胜望了绝情一眼，心中暗自嘀咕，却并未作声，只得微微欠身退了出去。绝情望着退出去的元胜，淡淡地道：“你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办，实不必守在这野山寒水之畔，不如就此别过吧。”

元叶媚和元定芳相视望了一眼，同声问道：“你住在哪里呢？”

绝情悠然一笑，道：“你看那天上的白云，无风时，就在我们的头顶铺成一幕优雅；有风时，它自己都不会知道下一刻将定位何处。浪子若云，这是洒脱也是无奈和痛苦。”

“浪子若云。”元定芳口中低念着，突然苦涩地笑道，“浪子若云，而我却是什么呢？”

“你依然是你，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你永远都只会代表着你自己。”绝情幽然道。

“你以后可以来看我吗？”元定芳有些期待地问道。

绝情想了想，道：“我不知道，有缘终有相见时，无缘强求亦无用。正如今日，我只想到荒野中走走，却没想到会意外地与你们相遇。”

元叶媚神情显得极为惨淡，却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只在这个时候，突然道：“我们回去吧，只怕长乐王府已四处寻找我们了。”

元定芳恋恋不舍地望了绝情一眼，无力地说声再见，转身就被元叶媚拉着向山谷外走去。

“灵儿，你坐一会儿，我去去就来。”凌通拍了萧灵的肩膀一下，悄声道。

“怎么了？”萧灵有些不解地问道。

那人的身影，凌通的确很熟悉，正是那晚在山林中交过手，后来被梦醒带走的大胡子，而陈志攀竟与这人走在一起，那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呢？

凌通快步行近那座假山，心头却极感诧异，盘算着大胡子怎会在这里出现？而梦醒带走他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难道是被他从梦醒手中溜了，或许是……凌通感到有些费解，身形一闪，钻入一个小假山洞中。

陈志攀的身形一晃，出现在凌通眼前，极为优雅地向阁楼中行去。

凌通禁不住大为不解，如此短暂的时间，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呢？思索间，突地想起管严的话来，那群流匪、马贼与南朝郑王乃是朋友，难道这些人是想



对付灵儿？

于是心中极为矛盾，又暗忖：“陈大哥似乎是个极好之人，怎会和大胡子马贼混在一起呢？若是要对付灵儿，昨晚为什么不下手呢？他们本应有很多的机会，难道他们还有什么更大的图谋不成？”

半晌，不见有人走来，凌通立刻钻出假山洞，这个角落并不受人注意，此刻长乐王府中江湖人物众多，但大多数却在阁楼之中品茶、喝酒，根本没有机会去注意那个并不起眼的角落。

行上阁楼，萧灵老远便看到了他，喜道：“通哥哥回来了。”

陈志攀望了他一眼，笑道：“凌兄弟回来了。”

凌通装作一副笑脸道：“陈大哥已经先回来了，这大王府找个方便的地方都有些难。”

一旁的人听了，禁不住都哄笑起来，对凌通也多加注意了几眼。

陈志攀也禁不住好笑起来，凌通却大方地坐在萧灵身边，腰间插着被白布紧裹的连鞘剑！

“凌兄弟，只怕我没时间陪你们玩了，刚才有位兄弟来找我，我有事需要立刻去办……”还未等陈志攀说完，凌通便爽直地道：“陈大哥有事尽管去办，不必管我，我大不了在这里多玩几天，当然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心中却在暗想：“他这般告诉我，又是何用意呢？难道真的没有为难我们的意图？可是那大胡子怎会出现在这里呢？”

“凌兄弟能这般想真是太好了，待我办完事便回来找你，再陪你们玩上几天，咱俩倒真是一见投缘，来！我敬你一杯。”陈志攀爽直地道。

“好，干！灵儿，你也来喝一小杯。”凌通毫不含糊地道。

萧灵眉头微微一皱，可是凌通让她喝，她绝不想违拗，仰头喝了一小口，却咋了咋舌。

凌通和陈志攀不由得好笑，凌通掏出手绢为她擦去嘴角的酒渍，赞道：“真是好灵儿。”

刘傲松敲响了刘瑞平的房门，刘承东的神色更显肃穆。

开门的是海燕，见刘傲松和刘承东两人同时于深夜赶来，不由得一惊，骇然问道：“总管和松老这么晚来，可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平儿可曾休息？”刘承东淡然而冷峻地问道。

“小姐这几天都休息得很晚。”海燕有些担心地答道。

“没休息就好，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对她说，你去通知一声。”刘傲松道。

“松老进来吧，大家都非外人。”刘瑞平的声音似乎满怀幽怨。

刘傲松和刘承东同时跨入房中，海燕心神突然没来由地颤了一下，霎时绷得极紧极紧。

那是因为刘傲松身后的一个人。

那人带着竹笠，一身微黄的披风紧裹着他修长而雄伟的躯体，看不清脸面，是因为笠沿压得太低太低。即使海燕仰视也只能看清对方那微显消瘦的下巴，但她却可以感觉到这人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势，是霸者之气，更有一种不可言状却让人震撼无比的神韵。那是一种感觉，绝不会因为看不清对方的面貌和样子而存在于心的感觉。

那人紧跟在刘傲松的身后行入门中，海燕这才醒悟过来，却似一道惊鸿在心头划过，那种压力顿减。

门外却是刘承福和刘承权两人立守，另外一些家将都站得比较远。形势和往日的确是大有不同。

“难道是真的要发生大事不成？”海燕心头暗想，但却极为知趣地关上了房门。

刘瑞平正落下手中的一颗黑子，极为慵懒地收了收貂裘，扫了刘傲松和刘承东一眼，当看到他两人身后那头戴竹笠的神秘人物时，禁不住有些诧异，她的闺阁除了几个少数主要人物，任何外人都不能入内，虽然此时离开了刘府，可每到一个地方，家人都会为她安置一处极为精致的闺阁。但今日，刘傲松和刘承东竟带来了一个陌生人。

绝对是陌生，刘瑞平的直觉告诉她，这是一个从未有过接触的人，但他究竟是什么身份呢？居然能劳动刘傲松和刘承东这两位刘家可谓位高权重的人物。

“平儿还没有休息吗？”刘承东柔声道。

“这一局还未战罢，睡意不浓。”刘瑞平依然是那般平静而淡然地回应了一声。

秋月迅速前来倒茶，刘瑞平的目光却又落在神秘人的身上。

的确，这神秘人物全身上下都散发出一种极为异样的感觉，使人的心中升起一片宁和祥静。

望着他，似乎是在看一片一尘不染、浩白而素静的雪野，一种深深地跳出世俗红尘的意境是那般清晰。

虽然她无法看到对方的面貌，也未见过对方的动作，可对方只是那么随便一立，就有一种完全嵌入周围环境的感觉，没有丝毫的压迫感，反而显得那般自然而贴切。

这是个高手，绝对是！而且是一个可怕得不能再可怕的高手。刘瑞平见过的高手也不少，可是却没有任何一人能给她这种感觉。

“平儿知道我带谁来了吗？”刘傲松打断刘瑞平的思路问道。

刘瑞平轻轻地摇了摇头，道：“我猜不出来，也不必猜，我该知道的，不猜也会知道，不该知道的，猜对了也无用。既然是客，便请坐吧。”

刘傲松一愕，刘瑞平那轻松的答话的确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也让他碰了一鼻子灰。

“哈哈，平儿终于长大了。”刘承东却欣慰地淡笑道。

“刘小姐蕙质兰心，贵琴丫头果然没有说错。”那神秘人物爽朗地笑了笑。

“贵琴？你是他什么人？”刘瑞平立刻吃了一惊地问道。

“他就是闻名于天下的北魏第一刀蔡伤蔡大将军！”刘傲松充满敬意地道。

刘瑞平肃然而起，神情激动之下竟有些手足无措的感觉。

秋月和海燕更是大惊，差点弄翻了倒好的茶杯。

刘傲松的话的确太过突然了，她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神话般的人物，会突然出现在这小小的房间中，而且隔得如此近。

“瑞平见过大将军！”刘瑞平稍稍镇定后，立刻行上一礼道。

蔡伤一手摘下竹笠，另一手轻轻拂了一拂，刘瑞平就像是跪在云端一般，却怎么也跪不下去。

“何必行此大礼，我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大将军，只是一介草民，何况今日是有事前来相求，怎能受小姐如此大礼？”蔡伤悠然道。

刘瑞平无论如何也无法跪下，心头微骇，细看蔡伤，确有几分神似蔡风和蔡念伤，只是更多了一些沧桑之感，两鬓也微白，双目之深邃，有若星河，似

乎包容着整个天地。刘瑞平心头不自觉地涌出无限敬仰之情，暗想：“有这般父亲，难怪会有蔡风这般出色的儿子，只可惜蔡风此刻不知身在何处。”想到这里，心头禁不住一热：“蔡风会不会与他父亲同来呢？会不会就外面……”

秋月在她背后悄悄拉了一下刘瑞平的衣角，将她从沉思之中惊醒过来，想到刚才所思的神态被蔡伤看见，不由得俏脸微红，语调也显得极为客气地道：“请坐！”

“不知大将军今日前来是为何事呢？”刘瑞平有些疑惑地问道。

“刘小姐与我儿念伤及蔡风都是朋友，我看就叫我一声伯伯好了，我已不是什么将军了。”蔡伤淡然一笑道。

“蔡大将军对我们刘家有天恩，已经是自己人，你就听蔡大将军之言吧。”刘承东认真地道。

刘瑞平知道刘承东绝对不会说谎话，虽然她并不知蔡伤如何有恩于她刘家，但自刘承东和刘傲松两人的神态可以看出来，这恩一定不同寻常，心头更是有些喜意地道：“既然是这样，瑞平今日之后就又多了一个伯伯了，不知瑞平能帮伯伯什么忙呢？”

“平儿可知道这次南行，路途极为危险？”刘傲松严肃地问道。

刘瑞平想了想道：“危险是有，可是咱们这么多的家将，而且南朝靖康王府又有兵马接应，应该不会有什问题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危险自然可以少很多，但如果事实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般，结果又会是怎样呢？”刘承东吸了口气道。

刘瑞平幽幽一笑，道：“无论结果如何，对我的影响并不大，我又能决定什么？我又能主宰什么？说白了，我仍不过得听命行事。若只是因为这些事，我不想知道和了解，那似乎没有必要，也不想去费这个脑筋。”

刘傲松和刘承东脸色微变，这几日来，刘瑞平的心情很不好，或是因为离蒙城渐近，抑或是即将进入南朝之故吧，使得她的脾气越来越坏，这当然不是因为一旦进入南朝，她就不能再如往昔一般自由，主要还是因为这次的送亲，她便像是一件物品，这自然无法令她释怀。

蔡伤却似乎极为欣赏，很温和地道：“我很明白瑞平的心思，有些时候，命运并不是不可以逆转的定局，那只是看人如何去创造和把握。”

“可是事情已经成为定局，又怎能改变，又怎能有机会改变？”刘瑞平有些

气馁地问道。

蔡伤想了想，道：“我们今日前来，也就是关于如何改变这个定局，如何去创造和把握机会。当然，最后事情会发展到怎样一个局势，我们都无法猜到，这就要看瑞平有没有这个决心和胆色。”

刘瑞平眸子之中闪出了一丝光亮，若是此话是刘承东与刘承东所说，她或许根本就不用相信，但说话的人却是被公认为武林神话般的人物蔡伤，却有着一一种不能不令人信服的力度。因此，她声音之中微带希冀地道：“愿闻其详！”

刘傲松和刘承东相视望了一眼，吸了口气道：“事到如今，已经不能够再瞒着你了！”

凌通一手拖着萧灵，身子依然捷若灵猫，刘高峰指点的那几个动作技巧，他很快就可以自如地运用于身法之中。

陈志攀也是个高手，但始终未能脱开凌通的视线。

凌通的确极为机警，竟真个把追逐野兽的本领全都用上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神经每一刻都处于紧绷状态，萧灵却是小弩上箭，也极为紧张，她没想到这个表现得如此亲切豪爽的陈志攀会是个可怕的人物，但凌通的话，她却信为真理，她相信凌通绝不会冤枉别人。

离开长乐王府之后，凌通就决定要一探究竟，否则日后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到时做个糊涂鬼可也太不值了。

长乐王府的聚会是不欢而散，最终什么消息和决定都没有，使得众江湖人物有些失望，虽然王府招了一批人物，但凌通却没兴趣，是以早早离开了长乐王府。一入夜，便全副武装地跟踪陈志攀，今日白天没弄清那大胡子的行踪他还大叫遗憾，这一刻自然不能放过陈志攀。

陈志攀似乎没有考虑到有人跟踪的问题，竟连头也不回，很快就出了城。

那城墙对于武林中人来说似乎根本不算什么，此刻亳州城还算是极为安定，守城的官兵都十分疏散，对于有人自城墙之上翻出根本就不可能察觉。

凌通微微有些迟疑地跟着翻出城墙，他身上带有钩索，做这种夜行之事极为轻松便利。他当然不能让萧灵守在客栈中，那样他更不放心，而萧灵也不会愿意，他们两人一起行走已经习惯了，似乎谁也离不开谁，反正两人配合杀敌也不错，因此凌通就带着萧灵一起出了城。

出城之后，他们的身形似乎更为隐秘，虽然寒风凛冽，可他们却有虎皮袄，更有搭耳帽，将自己保护得极为严密，自然不会害怕寒风的侵袭，更何况，凌通这般拖着萧灵飞奔，本身就有点发热。

陈志攀似乎对这里的路途熟悉至极，根本就不犹豫，一气长奔，若非凌通内力大增，耐力也激增，只怕带着萧灵早就已经落后很多了，甚至追丢也不为奇事。

萧灵更是轻松，她根本就没用什么力气，虽然她的轻功也可以，但却没有施展的机会，而且，即使她全力急奔，只怕也没陈志攀的速度快。凌通这般拖着她跑，自是不用花力气，却比她自己跑的速度要快。

奔行了十余里，前方竟出现了一点幽幽的火光，似乎很远，却又似乎极近。

当发现火光具体位置之时，却是在奔行了数里之后，真有看山跑死马之说。

凌通知道事情已经有了些眉目，不由得放缓脚步，因为他知道，此处可能已是危机四伏，稍一不小心便会被对方发现行藏，那可就不妙得紧。若说只有陈志攀一人还好说，但谁知道这里有没有比陈志攀更可怕的高手呢？抑或陈志攀根本就不是坏人，而自己这般不信任他，岂不是太过于小气？那他们以后怎能再做朋友呢？是以，凌通变得极为小心翼翼，借着茅草和灌木作掩护，慢慢向火堆逼近。

“根据可靠的消息，南朝的特使可能不再是靖康王的人，而是郑王萧百年安置的奸细，更有可能涉及到魔门中人，是以在蒙城接应我们的人不再是靖康王的兵马，而是郑王要命的队伍。”刘傲松神色凝重地道。

“啊！”秋月和海燕同时一声惊呼，刘瑞平的脸色也变得极为难看，这个消息的的确确大大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也太惊人了。

屋子之中沉静了片刻，刘瑞平才吸了口凉气道：“那我们是不是要在蒙城调动兵马，将接应的假特使除掉呢？”

“不，那样只会打草惊蛇，就算能够对付郑王，却也无法对付魔门中的贼人，而最可怕的并不是郑王的兵马，而是魔门高手，因为他们更防不胜防。”蔡伤断然道。

“可是，那我们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再则萧正德本身就是存心相欺，我们又能如何解决呢？”刘瑞平担心地问道。

“萧正德倒没有问题，问题只在于南朝皇室内部之争，这已经是矛盾的尖端。因为，萧正德派来的人已被萧百年的人在半路上截杀了，才会使他们获得了密函。萧百年以有心算计萧正德无心，加上内奸相应，这事本身的确是天衣无缝，只可惜任何隐秘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我们早一步获悉他们的奸谋正是上天之助。”刘承东有些兴奋地道。

“最可虑的，乃是处在暗中的魔门中人，这批人的行踪便是我也未曾发现，但他们一定存在着。”蔡伤极为肯定地道。

“魔门中又是些什么人？”刘瑞平有些疑惑地问道。

“这一点你不必知道得过于详细，因为说来话就长了，总之魔门的实力可怕得能够让朝廷倾覆，当年慧远大师聚各路义士组织成白莲社，集佛道两教合天下之力才将魔门击溃，散布于江湖各处。而今，魔门又重聚为患，经过百多年的休生养息，其实力之强，外人根本无法估量。”蔡伤淡淡地道。

“我也曾听说过魔门之事，在很多年前仍然流传有天魔门之说，只是近年来很少听到，还以为绝迹江湖，却没想到又乘乱而出。”刘傲松吸了口气道。

“当年慧远大师结社除魔，正邪大战的确是惊天动地，若今日之魔门有昔日之势，天下又有谁能与之抗衡呢？”刘承东禁不住担忧地道。

蔡伤淡然一笑，道：“今日之魔门比之昔日要相去甚远，虽然魔门中人才济济，可是据我所知，魔门已经分为南北两系，都想夺得天下。是以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很难携手合作，这就使他们的实力大大削弱了，但他们潜在的实力依然极为可虑。”

刘瑞平微微松了口气，道：“即使这样又能如何，我们有数百家将相护，其中高手不乏其人，若是真动起手来，也不一定会输给他们。”

蔡伤叹了口气，显得有些伤感地道：“也许你们所说不错，若对方愿意相拼的话，你们不一定会输，甚至会赢，但若对方不想与你们硬拼，他们只须派一个人前来，那你们这里的所有人只怕全都无用武之地。”

刘瑞平和刘承东诸人还是第一次听到蔡伤用这种语调说话，心头禁不住感到骇然，刚才虽然蔡伤与他们分析了前途的艰险和一些情况，可魔门之事却绝少提出来，现在见他将魔门说得如此可怕，都禁不住有些不敢相信。若说话者不是蔡伤，只怕三人都会嗤之以鼻，但这话自蔡伤的口中说出来，其分量又自不同，谁也不敢小看。



“也许你们并不相信，但事实的确如此，现在天地间能与这个人抗衡的只怕仅有两人，一个是我，另一人便是尔朱荣。若黄海与我当年几个对手未曾退出江湖，那么他们也可算得上。”蔡伤认真地道。

“世间竟会还有一个这样的高手？不知此人究竟是谁呢？”刘傲松有些吃惊地问道。

“绝情！”蔡伤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道。

“绝情？就是初出道便力杀莫折大提的绝情？”刘承东也吃惊地问道。

“不错，就是他，他的武功足以列入当世高手前四位，甚至比我和尔朱荣更可怕。”蔡伤吸了口气道。

“这怎么可能？传说绝情只不过是一个极为年轻的年轻人，他的武功就是打娘肚子里练起，也不可能胜过大将军呀。此话若非自大将军之口说出来，我还真会大笑一场。”刘承东毫不作伪地道。

刘瑞平若有所思地问道：“这绝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如此厉害，那他的师父岂不是更加厉害？若是他师父出手，岂不是真的无人能敌吗？那时魔门又有谁能抗拒呢？”

蔡伤再次吸了口气，道：“绝情本不是魔门中人，只是现在是而已。”

“大将军熟悉这个人？”刘傲松奇问道。

“不错，天下大概没有谁比我更熟悉他了。”蔡伤神色微显黯然地道。

屋内除蔡伤之外，所有的人都禁不住感到愕然，不明白蔡伤所说之言的原因，而世间竟会存在着这么一个人物，连蔡伤都没有把握对付。若果真是这样，那蔡伤刚才所说的话，的确不是危言耸听。假如有一个等同于蔡伤这般的高手，且不择手段施以暗袭，的确没有人可以抗拒。

蔡伤调理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伤感地道：“这个绝情不是别人，正是我儿蔡风。”

“什么？”除蔡伤之外，所有的人都禁不住惊呼出声，似乎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更让人惊讶的话了。

特别是刘瑞平和秋月、海燕三女，脸色都变得极为难看，心头也一阵发凉。

“怎么会这样？”刘瑞平有些软弱地问道，心底涌出一股酸楚。

“风儿已不再是当初的风儿了，此刻的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昔的记忆，是个受制于人的毒人。”蔡伤无可奈何地道。

“毒人？这是怎么回事？”刘承东有些不解地问道。

“如果绝情就是令郎，怎会武功如此可怕，更如何能胜过大将军呢？”刘傲松更有些不解地问道。

众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到蔡伤的脸上，期待着他的答复。

“风儿成为毒人之后，他的功力暴增三倍以上，躯体也异于常人，其生机更强百倍，武功在一瞬之间突破极限，这是外人根本想象不到的。他曾与尔朱荣交过手，虽然只是几招，但尔朱家族中人传出他的武功绝不逊色于尔朱荣，他也与我交过手，而我更险死于他的刀下。”蔡伤忧虑地道。

“这……这怎么可能？”刘傲松不敢相信地道。

“洛阳城中，这是事实，他已经不认识以前所有的亲人，包括我这个父亲。而只听命于他的主人金蛊神魔田新球，是以，为了完成田新球的任务，他不择手段地对付我。险死还生之后，我才知道他已经变成了毒人，而他的下一项任务则是抢走瑞平，制造一幕英雄救美之戏，然后自瑞平手中骗出道家至宝《长生诀》，交给金蛊神魔田新球。”蔡伤认真地道。

刘瑞平和刘傲松及刘承东同时一惊，惊讶地望着蔡伤，不敢相信地问道：“大将军如何知道《长生诀》之事？”

蔡伤哂然一笑，道：“这也并不为奇，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郑王为何愿意摆明得罪靖康王？就是因为他知道《长生诀》的秘密，而这秘密却是魔门传出的，至于魔门是如何得知此秘的，便难以知晓了。”

刘瑞平脸色变得十分苍白，吸了口凉气低问道：“伯伯准备让瑞平怎么做呢？”

“要想给魔门一记狠击，唯有一个办法！”蔡伤肃穆道。

“什么办法？”刘傲松和刘承东迫不及待地问道。

“让绝情恢复本性，破开田新球在他身上所设的禁制！”蔡伤声音有些沉重地道。

“怎样才能够解开蔡公子的禁制，让他恢复本性呢？”刘瑞平再一次充满了希望地问道。

“在来这里之前，我去了一趟积金，向通明大师请教了一秘方……”说到这里，神情显得有些为难地转换话题道，“我想让另一人易容为瑞平，去实行此法。”